



源於奧運
李漢源

新全運 新機遇

日前中國第14屆全運會已經正式開幕，藉着東京奧運、東京殘奧的餘威，香港有些電視台，包括香港電台、香港開電視、TVB等也直播開幕禮，更大肆宣傳會直播部分賽事及每日的精華賽事。

這樣轉播全運會也是首創，過往最多只播放每日精華片段，直播其他的項目更是寥寥可數；但屆全運會在香港並沒有如預期般引起觀眾注意，可能奧運熱潮開始退卻，而香港部分參與的運動員並不是一線選手，加上相對而言其競爭性也沒有奧運那麼高，觀眾投入感就相對較低。

其實全運會的觀賞性也很高，一些就算在奧運取得金牌的中國運動員，在全運會中也未必能夠獲勝，某些項目的水平之高絕對可媲美奧運。

中國全運會是國際上最多運動員參與的大型綜合運動會，今屆在陝西西安市舉行，多達14,000名運動員參與。全運會過往由北京、上海、廣州3個大城市輪流舉行，由2005年開始採用各省市申辦方式。主辦全運會的成本高昂，過往都會由國家補貼，而差額資金全靠承辦的省市負責；1987年廣州第6屆全運會首先宣布利用市場方法營運，以商業運作全運會，招攬商

業贊助在場地賣廣告，首次達到盈利。其實全運會計算盈虧的方式和奧運會非常相似，就是採用簡單成本法進行統計，只計算賽事營運成本，即圍繞比賽而產生的場地租賃、食宿、交通、保安、人力等成本，而城市基建、場地興建、當地公共事務等，均不計入賽事成本。

今屆陝西第14屆全運會市場開發總收入已經達到15.5億元人民幣，這樣是否代表盈利呢？相信還是要統計結賬後方可知道確實答案。

而第15屆全運會將於粵港澳大灣區舉行，4年很快就到，廣東主辦過1987年及2001年兩屆全運會，這方面有一定經驗；而香港及澳門在主辦全運會上屬「新手」，在未來4年我們需要開始周密的準備及計劃，例如：香港準備主辦多少項目呢？會否爭取負責開幕禮？2023年啟德體育園建成後會否增加了香港在全運會要負責的項目呢？會否成立公司負責市場開發籌集資金？其餘項目如人力資源、義工、運動員膳食、住宿、交通等的安排，也需要周詳的計劃。

大灣區是中央政策中重點發展的項目，來屆香港有機會負責合辦大灣區全運會，如果我們能負責更多比賽項目，相信廣東也會全力支持作為港澳的後盾，期望能藉着新一屆全運會凸顯我們的重要性。



方寸不亂
方芳

團圓的可貴

疫情放緩，治安恢復，中秋佳節，酒樓旺場，綵燈會迫爆，香港節慶氣氛回到了從前。經歷了一場黑暴的洗劫，要走的走了，留下來的，更加感到社會安定的可貴。

今年中秋走兩場，先後應兩個家庭之邀，大開蟹做節，往維園綵燈會。很久沒有去湊人群的熱鬧，因為是應邀，有車接送，不好拒絕。一到銅鑼灣不得了，人山人海，排隊進入維園也要一個小時，就是人太多了，長幼半途退出，雖然沒進場，仍感受到節慶的歡樂，接收社會好氣氛，也是有收穫的。然而，月圓之夜有喜亦有悲，接到一通哭泣電話，聽到我心碎。

只不過回了朋友一個節日祝福的短訊，祝福圖像是家中的花藝小品，她收到後有家的感覺，一時感觸，直接打了電話，抒發她對親人的思念。是的，每逢佳節倍思親，「團圓」這兩個字，刺痛不少人的穴道，沒有親人在身邊，只好找朋友哭訴來了。朋友家庭結構發生變化，以致情緒不穩，這是我沒有預料到的。

朋友的上一代走了，兄弟姐妹剛移民地球東西，自己的家庭也不完整，中秋獨自一人過，難免觸景生情。前年中秋還是兄弟姐妹幾家人熱鬧喧天，去年因疫情停了大家庭過節聚會，以為今年可以再聚，殊不知今年也湊不成局了。原來，快樂是沒有延期的。

乘坐港鐵往尖沙咀，在我座前幾位婦女，話題也是談及沒有兒孫陪過節，其中一位長者透露，兒孫全家移民後，只留下她在港，雖然親友在身邊陪過節，就是太勞碌了。她說：「粗茶淡飯不要緊，沒有兒孫在身邊，心裏就如掏空了一樣……」

想起黃霑的歌詞：「月缺後，月重圓……人間的波折，經得起挫折」。留在香港的我們，多點關心身邊的親友，讓香港人在分裂後再團圓。



書聲蘭語
廖書蘭

細說新界西貢抗日

日本侵華（1931年-1945年）是中國歷史上不可抹去的恥辱，其恥入骨，其辱入血，凡華裔子孫永誌不能忘！

近期本港掀起一股回溯抗日時期斑斑血淚故事之風潮；官方與坊間皆辦有座談會、研討會、影片專輯、豎立紀念碑、訪談等等，似成一時顯學，這是遲來的好事！教育下一代中華子孫要牢記這一段慘痛歷史，舉辦這些紀念抗日的活動並非我們鼓動仇日，而是必須銘記那一段14年的悲慘歲月，上一輩人是怎麼活過來的？還養育了我們這一代！我們這一代人知道日本是如何殘害中華民族，一個個血跡斑斑鮮活的故事，令人義憤填膺，咬牙切齒，但最令人憂心忡忡的是，再過兩代人是否還知道這一段國仇家恨呢？

上篇拙文《新界西貢抗日事跡》刊登後有讀者諸君回響，有歷史研究者說：「為什麼一講抗日，一定是西貢，難道沒有屯門、元朗、大埔……嗎？」當然有！何止有！還包括長江、黃河、黑龍江、鴨綠江各地的中國人民！也有人說：「作者，妳所知的有限，所寫的都是小兒科，就在新界西貢有更悲慘的故事！」一篇千字拙文，竟勾起一些人的集體悲痛回憶。

前全國人大代表羅叔清太平紳士邀約口述抗日歷史，當我依時抵達西貢文化中心，羅先生已在等我，桌上擺着一本《港九獨立大隊史》。

羅先生說，「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分

為「東江縱隊」、「珠江縱隊」，東江縱隊分支「港九獨立大隊」於1942年在西貢黃毛應村天主教堂成立。西貢山勢地形是天然屏障，崇山峻嶺面向大海，易守難攻；有日軍、游擊隊、土匪、民軍、漁農居民。羅先生說了4個小故事，足以說明在日軍的鐵蹄下生活多麼艱苦。話說，有一個哥哥挑着籬筐裝着妹妹從黃毛應村走出去賣，不知道最後什麼原因，哥哥在路邊放下籬筐，自己回到村內，丟下妹妹獨自在籬筐裏；幸好遇一位好心人收養妹妹，撫養長大直到18歲，這位妹妹帶着當年的籬筐回到黃毛應村尋找親人。

西貢昂富村村民窮得衣不蔽體，男人在這邊工作，女人在那邊幹活，有事要出去賣，拿一件衫褲輪流穿。聽到這裏終於明白「三年零八個月」是專有名詞，用來形容艱苦的歲月。西貢官坑「七星古廟」是日軍工作站，駐有20名日軍，游擊隊決定予以消滅！在一個北風呼呼的晚上，他們臂纏白毛巾做記號，手提機關槍掃射，日軍全部覆沒，游擊隊中有人不幸犧牲，而這人的頭顱竟被掛在廟前的榕樹上。

萬宜水庫（當年萬宜灣村）有一個福德宮，敬拜的是當年犧牲的游擊隊員賴和，村民將之奉為福德公，隨着撤村，福德宮也移到通往西灣的山腰上。

一段段說也說不完的血淚交織的歷史，告訴我們當國家弱了，就有他國來欺負你！甚至消滅你！所以我們要有強大的祖國，這是必須的！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梨子和櫻桃樹的故事

中外有兩個經典兒童歷史故事。先說第一個：一家人吃梨子，4歲小兒自動取去最小的一個，問他為什麼不揀大的，他說大的給哥哥，我年紀小，當然要小的！不錯，大家都知道是說孔融讓梨了，可見傳統中國兒童本性多善良。

另一個6歲的，父親給他一把小斧頭，他拿到園中遊玩，看到櫻桃樹就把它砍掉；事後父親問起，他毫無懼色招認這樹是他砍掉，父親讚他坦白，這個不說謊話的孩子，就是未來美國立國後首任總統華盛頓，這故事幾百年來還成為美國最得意的文學，相信不少國家不同語言的小學課本裏頭，都少不了有過這一頁翻譯。

看了這兩個故事，不知道大家有什麼不同感覺。倒是我對櫻桃樹有個疑問：為什麼有趣的玩具那麼多，華盛頓的父親偏偏給小兒子買來這具小斧頭？斬得斷櫻桃樹，應該也是兒童不宜的利器吧，他究竟想給兒子傳遞些什麼訊息呢？小華盛頓不說謊，很可能是他自以為得意，知道懂得斧頭的功用，說出來父親可能會讚賞自己；再不然，就是

本性不好好勇，而且天生殘酷，喜歡破壞美好事物，不止不懂欣賞櫻桃樹，反而對它看不順眼。

對了，我們中國老祖宗幾千年積聚得來觀人於微的經驗，就說過一句老諺語：「三歲定八十！」終於明白到十七世紀因風暴避難到印第安人土地的海盜，得到土人收留之後，覬覦土地肥沃，起了盜心便恩將仇報，送出天花地氈滅殺3,000萬印第安人，從此建立他的阿美利堅「大國」，華盛頓做了美國首任總統所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忘不了當海盜時的輝煌驕縱和繼續發揚他的殺戮精神，除了鼓勵國人每殺取一個印第安人頭便得一份獎金之外，他自己還用印第安人的頭皮製成長靴，這個斧頭「玩具」不止影響他嗜血的一生，而且還因此令往後幾個美國總統侵略成性為「優先」而自大。



幼砍櫻桃樹，老穿頭皮靴的美國總統。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民國媳婦

內地網民喜歡將他們眼中的好女人賦予「國民媳婦」稱號；十多年前，當紅女星劉濤因為婚後毅然息影，又在富豪丈夫生意破產時復出拍片賺錢養家和資助丈夫，贏得「國民好媳婦」美譽。

在《覺醒年代》，也有幾位「國民媳婦」，包括陳獨秀夫人高君曼、李大釗夫人趙綉蘭和胡適夫人江冬秀。本劇以男性為中心，男人在外高談闊論商大事，女人只有旁聽的份兒，卻撐起了整個家。

女角中佔戲較多的是高君曼，她雖是人們口中的「小三」——跟姐夫陳獨秀私奔同居，背負罵名，但畢竟在北師大校受過教育，具有知識女性大體和理解丈夫的能耐，贏得陳獨秀戰友和學生的尊重。高君曼在首集出現時，是帶着包子和蛋花湯去探望在碼頭當搬運工的陳延年，作為媽媽兼後母，兩個兒子對陳獨秀忽視其生母及其他家人極度不滿，卻對姨媽的慈悲和關懷銘感於心。

高君曼雖然愛得勇敢跟姐夫私奔，浪漫的日子卻不多；陳獨秀一心為國，忽視家人，多虧這位志同道合的女子，她不但持家育孩，也是丈夫革命事業的支持者和配合者。後來難得一家人在北京安定下來，家卻成為新文化運動指揮部，

人來人往，夫人還得接待各路客人，張羅飯菜，傳書送信，甚至跟着逃亡和入獄。如此顛沛流離，患難與共十五載，即使後來分開，仍不失為「好媳婦」。

李大釗的妻子比其大6歲，乃在他10歲那年由家人安排的婚事。他自小叫她姐，她叫他憨坨，這對姐弟夫妻相處自然，感情很好。其中的33集，講李大釗幾日不回家，夫人帶着包子冒雨來到北大涼亭，兩人難得促膝交談（約有10分鐘），李大釗表達了對夫人關心不夠的歉意，趙綉蘭表現出很深沉的愛和理解與諒解，為丈夫解除後顧之憂。

江冬秀是風流才子胡適的元配，出場不多，卻也成為焦點，因為「治夫有道」，要求胡適無論多忙，必須晚上10時前回家，胡適也乖乖做到。雖然胡適對母親訂的這門婚事很不情願，卻不敢違抗母命，留美歸來後不但娶了江冬秀，還帶來京城同住。在漫長的歲月中，胡適屢傳風流韻事，身邊美女如雲，他們卻能相伴終身。可見這位平凡女子的本事。

已故作家張賢亮有書《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絕非虛言。在漫長婚姻路上，男女各司其職，發揮各自所長，女人的付出不比男人少。

（看《覺醒年代》四之四）



百家廊

扶雲

散文家李漢榮的一篇文章頗有趣，記述他5歲初夏的一個夢境。那天，他到大姑家玩。大姑正在生火做飯，於是他躺在竹椅上看跟前的絲瓜藤。有幾根藤離他很近，他一呼吸，藤葉就跟着在他臉旁邊顫。後來，他睡着了。耳朵倏地被什麼輕輕扯了下來，一摸耳朵，涼涼的，酥酥的，有點兒癢。一伸手，取下的卻是一節細嫩彎曲的青絲，再一看絲瓜藤，那垂在躺椅附近的觸鬚，已被他扯斷了。

原來，在小漢榮熟睡時，那正在小心探路懸在空中的絲瓜藤，悄悄地接近了他。它抽出細嫩觸鬚，在他的耳廓上輕輕地纏繞起來，準備讓他的耳朵成為自己的落腳點，變成夏日攀爬的小站或棧道。於是，在小漢榮童年的天空下，戰慄着絲瓜藤的失意情絲。躺椅上的那一覺，卻在他心裏生出對植物的百般歡意。不過，也有好處。在絲瓜藤的試探裏小睡，藤蔓天使般的樣子駐進了他的夢裏。

記得小時候，女兒不懂什麼叫害怕，連小小的花蛇爬過路面也要撿起，我喊她放下，她用尖細的嗓子應了一聲，趕緊把小小的花蛇放下，小小的花蛇很快跑遠了。這驚險的一幕，現在我和女兒談起，她問我這是真的嗎？我說，是真的，你在哪裏玩過總會記得吧，但玩什麼已然忘記了。就像一個晚自習逃課的孩子，應記得夜晚的清涼，至於怎樣欣賞滿天星、繁星長什麼樣子都是一臉茫然。可李漢榮在5歲時，便對植物的小心事有了心覺，真不簡單。

不用在園藝師的陪伴下去親近植物，去得次數和待在那兒的時間多了，每個人都會發現每種植物有自己的氣場。與植物親近，人彷彿能吸收來自它們的蓬勃生機；在綠蔭下流連，能讓煩躁的心情很快平穩。那是一種混雜着各種青色植物的氣場。在這樣的氣場裏，你會自如安詳、心態低低。偶爾抬起頭，聽到樹上鳥兒的鳴叫，像是要把日子定住似的。當人從田野或樹林裏回到家，豁然間覺得心境寬大地開，出點兒汗也很高興，這一路讓人身心暢快。

文友積雪草說，她爬山之時，最癡迷看長滿青苔的石縫裏的小樹苗。嫩生生的綠色中

植物的情絲

一派安靜和頑強，透着勃勃生機，讓她心生無限喜愛。植物擁有自己的靈性，蒲草柔韌、蘭草清新、睡蓮自在、苔蘚清幽，而小樹苗最有力量。那些高大喬木、低矮灌木、藤蔓植物、苔蘚類以及苞穀、水稻莊稼等，時而靜默，時而芬芳，時而低吟淺唱，和着風悠悠若夢。植物們安分守己、不爭不搶、不喧嘩，香留周遭，捧出籽粒，它們的行為讓人感到踏實。

植物通過光合作用給人提供清新的氧氣，20萬-30萬種開花植物令人目不暇接，花朵不僅是植物的芳香美麗，更是治病救人的良藥。與花叢相伴，還對抑鬱症有治療效果。不少女性插花時，心境會變得異常喜悅。賞花，則是與花產生共鳴。花開千朵，恰如詩有千行。從迎春花開始，杏花、桃花、梨花、月季、石榴、蘭花等等，漸次開放，總有新鮮的花來到這個世界，只要有新鮮的花，人的美好心境就永遠沒有完結。

公元前2000年，神農氏在深山裏發現了馬鞭草的神奇作用，味道甘苦，藥性溫和，祛風、解毒、止痛，治好了幾個人。他一路嚐百草、探奇跡，不斷尋找着可使人身心健康的植物。他撰寫的《神農本草經》成為中國最早的中醫經典之作。幾千年後，中醫科學已分門別類把各種植物的根、莖、花、果實和葉子等製成藥材，然後煮成黃黃綠綠的湯水，或製成中藥丸，治癒人們身體上發生的諸多症候。

文曉曉是一個鬱鬱寡歡的小女孩，每年最期待的就是與媽媽一起過生日、切蛋糕。只有那時，媽媽才會想起她，才會對她露出可愛的微笑，媽媽的心思幾乎全放在哥哥身上了。可那一年的那一天，媽媽回家沒有給曉曉帶來蛋糕，帶來的是一身的疲憊和怨氣。看着曉曉十分渴望的眼神，媽媽朝她吼道：「人都這麼大了，整天想着吃蛋糕，不會體諒大人生活的不易。看你這個樣子，我真恨啊，要是沒有生下你就好了！」

「媽媽，希望我沒有存在過！」文曉曉狠狠地重複着這句話，不斷地在角落裏落淚抽泣，從那一天開始，常常一整天一言不發。後來，精神萎靡無法上學，最終被送到外婆家養病。在外婆家，她看見了外婆給自己栽下的「曉曉樹」。曉曉樹是一棵小海棠樹，

從文曉曉出生那天落戶在外婆家，現已開出滿枝花朵。曉曉看到海棠花謝後，小小的海棠果逐漸膨大，情緒變得明朗起來，彷彿獲得了無窮的力量。

曉曉問外婆，怎麼沒有為媽媽栽下生日樹呢？外婆說，當年你大姨病危，整個身心都撲在她身上了。結果大姨不幸離世，外婆因悲痛過度，後來也沒有為你媽媽補種生日樹。曉曉說：「外婆，為媽媽補種一棵生日樹吧。」於是，曉曉和外婆一起種下了屬於媽媽的山茶花樹，她默默祈禱，希望媽媽也能感受到自己的愛。在媽媽生日那天，她唱起了自己編的《期待山茶花香》。生日樹治癒了文曉曉心中的創傷，也讓媽媽的心靈變得溫柔如水。外婆說，也有為你媽媽補種生日樹。曉曉說：「外婆，為媽媽補種一棵生日樹吧。」於是，曉曉和外婆一起種下了屬於媽媽的山茶花樹，她默默祈禱，希望媽媽也能感受到自己的愛。在媽媽生日那天，她唱起了自己編的《期待山茶花香》。生日樹治癒了文曉曉心中的創傷，也讓媽媽的心靈變得溫柔如水。外婆說，也有為你媽媽補種生日樹。曉曉說：「人和植物一樣，都是從泥土中來的。可後來人類發達了，卻忘了不會說話的植物親戚。」外婆不斷帶曉曉到山間採摘花草，聞各種香味，按照她的心性去插花，喝自己泡的花草茶，沒想到短短3個月，曉曉變成了一個活潑開朗的孩子。

一個人觸摸了綠葉的心思，雲水深處的春風便被打開。原古時，就有天真少女採撷荇菜，沿着水的方向追逐植物的府邸。葭葦蒼蒼，用一個個清澈的意念把人心變得一片蔥蘢。多少悲苦化為柔軟和溫潤，成為婷婷女子的明媚。柔柔煙雲流逝，參差荇菜依然花開靜處，黃燦燦的五瓣花一溜散開。混濁的內心因植物情絲，重新變得碧藍，青絲垂在背脊，裙裾上美麗的舞節閃閃發光。植物不是綠色夢幻，是真實的存在，是清澈見底的潭水。

當孤獨被寂寞利用

舊年的這個時候我剛從澳洲回國，一個人住在廣州的酒店度過了中秋節和國慶節，看似孤單寂寞，卻是遠離喧囂，享受了半個月的清靜與安寧。

今年春天以來一直在創作新的劇本，亦因此有近4個月的時間連小區大門都未邁出過。以往所住的梧桐山是深圳著名的景區，再加上我的露台小花園被打造得很是美麗，每到節日總會有一些親友到訪，生活的節奏便無端端被打亂。如今亦然，我的新花園雖未在网上走紅，但在親友圈內已獲得了許多的歡喜，連一些素不相識的鄰居都不時地上門參觀，於是今年中秋便提前在朋友圈廣而告之：本呆因閉關寫作，假期謝絕來訪。

除卻一些至親與閨中密友，我不大愛在家裏接待客人，一半是因為工作原因，一半是性格使然。我不喜熱鬧且生性懶散，自己居家是自由的，可以不修邊幅，可以將未吃完的食物留

在餐桌上等下一餐再吃，可以把看了一半的書讀到哪裏扔在哪裏等下一次再讀，可以把家裏的一部分空間積滿灰塵，方便宮崎駿描繪的灰塵精靈來玩耍……若是家中來客，便立刻要裏裏外外地檢查哪裏有垃圾，哪裏的東西沒有擺放整齊，隨意自在慣了的自己亦要趕緊收拾出另一番規矩的模樣以示對客人的尊重……來訪的客人多了，人便會疲憊，更遑論專心地創作。

日子長了，知曉本呆習慣的親友亦不輕易來訪，彼此保留着適當的空間，情感卻不會因為空間的距離而拉遠。偶爾出去與朋友聚會，亦有人問：你那樣地生活，不會覺得孤獨和寂寞嗎？問話的朋友大抵是害怕寂寞的，總是在路上，從來不停下腳步，在上班的路上，在赴宴的路上，在旅遊的途中；也總是在人群中，在開會、加班的人群中，在燈紅酒綠的人群中，在旅遊景點只見人頭不見景的人群中……那樣的熱鬧，他便覺得自己是充實的。

從前讀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時我還年輕，還認真地在滾滾紅塵中打滾，還讀不懂那些來自靈魂深處的文字，以為那是盧梭因為遭到人們的背棄與誣陷而感到絕望與無奈才遠離人群，把自己放倒一個孤獨的世界裏去尋求內心的平靜。然而多年以後再讀此書，卻是明白了，正是因為孤獨，他才會純粹地清醒地思考，才有了這部比《愛彌兒》、比《懺悔錄》，比他的多數作品來得更深刻的作品。

在現實的世界裏，熱鬧的人群裏，大多的人其實是不孤獨的，他們只是自己以為自己孤獨。因為孤獨是屬於靈魂的，愈高貴的靈魂愈孤獨，然而愈高貴的靈魂愈是會堅持自己的孤獨，不會輕易地把孤獨與寂寞混淆，寂寞是屬於身體的，需要別的身體相伴來填補靈魂的空虛，這種空虛與孤獨毫無關係。於是很多人為了排遣生命的寂寞，身體一直在路上，卻忘了帶上自己的靈魂。

所以，孤獨在很多時候是被寂寞利用了。